

求婚

列·連奇等著



北京出版社

3540

求 婚

(諷刺劇)

列·連奇等作

奚 建 瀛 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选譯自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49年出版的“ЭСТРАДА”，共包括三个独幕諷刺剧，都是以諷刺美国生活方式为中心內容的。“求婚”一剧揭露了三个美国軍官为了貪圖一个寡妇的財產而紛紛向她求婚的丑态；“白天使”一剧是写美国一个参議員的女兒忘恩負义、迫害黑人的故事；“代理人”一剧写美国社会充滿了恐怖气氛：一个保險公司的代理人竟被誤認為是共產黨員，后又被誤認為是联邦調查局的特务，这就揭露了美国特务橫行的情况，同时也暴露了資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丑惡关系。

求 婚

（諷刺剧）

〔苏联〕列·連奇等作

突 建 瀛 譯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長安街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 787×1092 1/32·印張 1 9/16·字數 23,000字

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0册

統一書号：10071·46 定价：7.0.16元

目 录

求婚.....	列·連奇 (1)
“白天使”.....	尤·尼古林 (10)
代理人.....	弗·德霍維奇內 莫·斯洛波德斯科伊 (25)

求婚

劇·連·奇

人 物

弗萊德·多治——美國軍官。

柏爾塔·甘尼凱——他的女房東。

劇情發生在現在西德畢佐尼亞地方。

〔多治一個人坐在桌旁，一面朗讀他給在美國的未婚妻寫的信，一面修改信稿〕

多 治 我的親愛的小寶貝兒！……（思索）小乖乖 好聽一點！小乖乖比較溫存些！……（勾去“小寶貝兒”，寫上“小乖乖”）我的親愛的小乖乖！……（思索）可是，“小乖乖”又太不客氣啦……她又不是舞場里擦地板的女人，而是一個正經姑娘！……（勾去“小乖乖”，考慮了一下，接着寫下去，同時朗讀）我的親愛的小寶貝兒，破折號，小乖乖！……我在德國這個缺德的窖洞里已經蹲了一個月了，我日夜都在思念您那遠隔大洋照耀着我的可愛的眼睛。（思索）眼睛 遠隔大洋照耀着！怎麼，她是一隻貓嗎？怎麼會有這麼亮的眼睛呢！？……也許不是眼睛而是兩盞十萬燭光的探照燈！？……（思索）干脆寫上：思念您那一雙可愛的眼睛。（繼續朗讀）海普上校說，要過半年才准許我休假，不能再早了。我在这儿度日如年，渴望回到美國，親吻我那

• • •

可愛的小未婚妻，過幸福的日子。（自夸）这回写得才够味兒！……刮刮叫，弗萊德！（讀下去）我在这兒生活得還不坏。住在一個德國女人家里，她叫柏爾塔·甘尼凱夫人。這是一個德國老癩蛤蟆，我一點也不讓她安靜！……（放下鋼筆）柏爾塔夫人，我的咖啡呢？

柏爾塔（在幕后）馬上就來，Mister多治，請稍等一會兒！……

多治（粗魯地）又他媽的等一會兒！您已經誤了半個鐘頭了！

柏爾塔（在幕后）对不起，Mister多治！

多治請您快點兒出來吧！……（又繼續寫信）我的心里只有您，瑪麗！我日夜地想念着您……

〔柏爾塔上。她穿着圓裙，戴着壓髮帽，兩手端着托盤，上面放着一把咖啡壺、一個茶碗和給多治預備的早點。柏爾塔夫人顯得十分不安〕

柏爾塔可以擺在桌上嗎，Mister多治？

多治（拿起信紙，躍開桌子）放下吧。您有什麼了不起的鬼事情，耽誤了我這半天？柏爾塔夫人，您要知道，我可不喜歡這樣！

柏爾塔請您再原諒一次吧，Mister多治，可是這不怪我。
（把托盤放在桌上）

多治（看見柏爾塔還沒有走）喂，您干嗎還像沙漠里的電綫杆子似地站在这兒？去吧，現在沒有事兒啦！……

柏爾塔Mister多治，我出了這麼一件事！……我想跟您商量……

多治什麼事？

柏爾塔美軍司令部把我找了去……

多 治 我可声明：我是从来不替任何人說情的！我不喜欢这样！

柏尔塔 ……他們通知我說，我的一个远亲艾罗伊薩，她的娘家姓甘尼凱，現在死在美国了……我成了她的全部财产的唯一合法的繼承人……一千五百万美金呀，Mister多治！……

多 治 （望着柏尔塔，然后像被彈簧彈起来似地跳了起来）恭喜您，甘尼凱夫人！請坐吧！

（甘尼凱夫人坐下）

多 治 是真的一千五百万美金嗎？！

柏尔塔 是一千五百万美金，Mister多治！我的头簡直都有点晕了。

多 治 那么除了您以外，無論在美国，或是在这兒，这位艾罗伊薩就沒有別的亲戚了嗎，柏尔塔夫人？

柏尔塔 沒有了，Mister多治！……

多 治 真有走运的人哪！柏尔塔夫人，您命中注定是要走紅运的。只有这么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就有一千五百万美金！是一个好人哪，死得多是时候！……有的人叔叔姑姑都成了打，可是这些狗养的誰也不死，什么也留不下！真是老而不死的賊！并且还琢磨着打你身上剝層皮呢！

柏尔塔 是啊，可是这一千五百万美金不知道能不能到手？……

多 治 为什么呢，柏尔塔夫人？

柏尔塔 这笔錢要是匯到德国这兒来，就未必能落到我的手里。所以我想跟您商量商量，Mister多治。您是一位美国人，一位軍官……您想个什么主意……救救

我这穷寡妇吧。

多 治 那么您为什么不干脆上美国去接受这笔遗产呢，柏尔塔夫人？

柏尔塔 我没有路费，也没有诉讼手续费。再说，我担心就是去了，也不会核准我的继承权。到了那儿，我孤身一人可怎么办？……

多 治 不错，这倒是值得考虑的！……（稍停）喂，您还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坐在这儿好像口袋里真有一千五百万似的……回去吧，别在这儿打搅我啦！

柏尔塔 对不起，Mister 多治！（站起来，从桌上拿起托盘下）

多 治 （重新写信，可是怎么也写不下去）我的心里只有您，玛丽！我在日夜地思念着您……一千五百万美金！……数目不小啊！……好个癞蛤蟆！……当然啦，不可能核准她有继承权！……（重复这些词句）我的心里只有癞蛤蟆了，玛丽！……呸！……我在想念着您……一千五百万美金！……呸……

〔电话铃响。〕

多 治 （摘下耳机）我是多治上尉！……喂，加里！……怎么样，小伙子？……后天走？……恭喜你呀！你是怎么把海普那老头子说服的呀？！（微笑）你真行，加里！……我说，伙计，我求你办一件事儿：我求你带一封信到纽约给一个姑娘，要面交本人……当然漂亮！……喂喂喂，说话要留神，那是我的未婚妻！……让我出个主意？……好！……说吧，怎么回事儿！……跟谁结婚？……跟我的女房东？！……您怎么啦，疯了么？！……听说了，可是她的继承权不是还没有核准么？……要是做了美国人的老婆呢？……呵——呵！

……做了美国人的老婆也許能核准。你想得真妙啊，斯密特中尉！……（大喊大叫）她跟你站在一塊兒簡直是你的奶奶，狗崽子！……就是祖奶奶也行？……不錯，不錯！……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正式求婚呢？……已經打了电报啦？……喂，斯密特中尉，您可要放明白点，您有这个权利嗎！……这不成了娶媳妇帶打搶嗎！……住嘴！……究竟她不是您的女房东！……什么？……还有比您官級高的人吧！……什么？……我馬上就給海普上校打电话，他会讓你尝尝这一千五百万美金的滋味，不要臉的小崽子！……（猛地放下耳机，紧接着迅速地撥号码）海普上校嗎？喂；上校先生，我是多治……您知道柏尔塔·甘尼凱繼承遺產的事情嗎？剛才斯密特中尉从您的司令部打电话告訴我，說他打算跟柏尔塔·甘尼凱結婚……您听这事兒，上校先生！……是啊，那当然！……这小子倒挺会挑好的！……您得拿出办法来，上校先生……您問为什么？这是敗坏美国軍人的名譽的……什么？……这个德国老癩蛤蟆滿能当这个狗崽子的奶奶！……赶快把他叫去，上校先生，赶快，他已經給她打电报了！……（放下耳机。稍停。嘆了一口氣，把給瑪丽的信疊成四折放在口袋裏，說道）原諒我吧，瑪麗。可是我……沒有办法了！……（柔聲地叫柏尔塔夫人）柏尔塔夫人！

柏尔塔 （在幕后）就来，Mister多治！

（柏尔塔上。她的情緒很好，臉上挂着戏謔的微笑。）

柏尔塔 您有什么事，Mister多治？

多治 請坐，柏尔塔夫人！这兒！坐在这兒舒服些！

〔柏尔塔坐下。〕

柏尔塔夫人，对不起，請問您多大岁数？

柏尔塔 Mister多治，难道可以問一个女人的年龄嗎？您說有多少就是多少！……

多 治 我給您一千五百万，柏尔塔夫人！

柏尔塔 一千五百万岁嗎？

多 治 美金啊！……您对待……一般說来，您对男人的看法怎么样，柏尔塔夫人？

柏尔塔 (戏謔地)就像对愉快的回忆一样，Mister多治！……

多 治 柏尔塔夫人……嗯……我想……(躊躇)

柏尔塔 我知道您想干什么，Mister多治。您想向我求婚。我全知道，也全明白！……

多 治 从哪兒知道的？！……

柏尔塔 我接到了斯密特中尉从司令部打来的电报，里面說得清清楚楚。您看！……

多 治 这个無賴！小人！

柏尔塔 唉，您这是怎么說的，Mister多治！他是那么可愛，粉紅色的皮膚，跟聖誕节的烤小猪似的！

多 治 这只聖誕节的大肥猪会把您搶个一千二淨，然后把您撞到馬路上去！……

柏尔塔 他可是一位美軍軍官呀，又是您的朋友，Mister多治！

多 治 他是土匪！流氓！說不定今天明天就要把他关进監獄了。再說，亲爱的柏尔塔夫人，請原諒，他簡直可以做您的孙子。您需要另找一个終身伴侶，找一个更穩重、更老練的！

柏尔塔 可是您也比我年輕呀，不是嗎，Mister多治？

多 治 究竟不像孙子，倒像——侄兒！

柏尔塔 您已經訂婚了，您有未婚妻，我知道……

多 治 已經吹了！决裂了！我給她写了脱离关系的信了。不妨向您說明，这还是在知道您有这笔遗产以前写的呢。說实話！我老早就很喜欢您，柏尔塔夫人。虽然我有时候跟您發脾气，可是我这兒（指心）老是扑通扑通的。我可以給您讀一讀我給未婚妻写的信……（把信掏出来）您听……这一段是关于您的……“我在这兒生活得还不坏。住在一个德国女人家里……这是一个可爱的癩蛤——不，不，小宝贝兒，破折号，小乖乖……”

柏尔塔 （打断他的話）Mister 多治，我們都是实事求是的人。为了跟您正式談判，我要求一点保証。

多 治 那沒有問題！任何保証都可以！……

柏尔塔 当着我的面給电报局打电话，通知他們往紐約給您的未婚妻打电报，跟她解除婚約！……

多 治 現在就打嗎？……

柏尔塔 現在就打！……

多 治 明天怎么样？

柏尔塔 現在就打！要不然就永远也不要打！

多 治 （摘下耳机）电报局嗎？……我是多治上尉。聖沃里捷馬尔街九号。請打一份电报……往紐約……請記下来吧……紐約……Miss 瑪丽·費利金，西一〇四街……我解除跟您的婚約……兩不相扰……祝您幸福。弗莱德·多治……完了。对！……（向柏尔塔）这样行嗎？……

柏尔塔 行啦。請坐吧，Mister 多治。那么以后您要伺候我

嗎？

多 治 (遲滯地) 尽力而为吧！

柏尔塔 那么您用什么温存的名子称呼我呢？

多 治 我的小癩蛤蟆……不，不，我的小青蛙！

柏尔塔 我的小青蛙？！太好听啦！那么我就叫您我的小蝌蚪吧！您究竟打算怎么样伺候我呢？

多 治 (还是那样迟滞地) 想办法……对付着来吧……

柏尔塔 每天早上把咖啡给我送到床上来吗？

多 治 您还想什么？！自己可以去端。死不了的！

柏尔塔 小蝌蚪，我是不喜欢这样的！喂，马上给我到厨房去端一杯咖啡来！从一清早我还什么都没有喝呢，净给您忙啦。快，马上去！

〔多治恭顺地下。柏尔塔一个人坐在那里。电话铃响。〕

柏尔塔 (摘下耳机) 喂！是啊！海普上校吗？您有什么事，上校先生？您怎么啦，上校先生！……真是没有想到！……您是个光棍儿？……光棍儿和寡妇，是啊，这倒比较合适……五十岁？……当然，对我来说这年龄更合适些……您的地位？……是呀，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上校先生。那么您用什么温存的名子称呼我呢？……我的小母杜鹃儿！我就叫您：我的小公杜鹃儿！請問，斯密特中尉怎么样啦，上校先生？(笑) 在禁閉所！我看您把多治上尉也送到那儿去吧。(笑) 是的，是的，也是为了这一档子事。上校先生，我同意！

(挂上耳机)

〔多治上。他穿着圍裙，手端着托盤，上面放着咖啡壺。〕

多 治 咖啡来了，我的癩蛤……小青蛙！……

柏尔塔 Mister 多治……我解除跟您的婚約，兩不相扰……

祝您幸福……

多 治 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

柏尔塔 是这么一回事，我刚刚答应海普上校，做他的妻子啦。

多 治 怎么？什么时候？

柏尔塔 刚打的电话！……

多 治 那么我呢？我可怎么办？

柏尔塔 您上禁闭所去吧……斯密特中尉在那儿等着您呢！

〔多治手中的托盘和咖啡壶砰地一声掉在地上。〕

“白 天 使”

尤·尼古林

人 物

湯姆·布列克希——黑孩子，十四岁。

恩吉拉·怀特遜——參議員怀特遜的女兒，十五岁。

（美国南部的一州，參議員怀特遜的城外別墅中恩吉拉的臥室。一張桌子，桌子上放着電話。湯姆仿佛跑得喘不过气，偷偷地进来。他四下張望，走向電話。摘下耳机，撥號碼。）

湯 姆 （匆忙地，有时把噪音压得很低）請瓊斯先生講話！請阿 尔奇巴里德·瓊斯先生講話！瓊斯先生，是您嗎？……我是湯姆，湯姆，黑孩子……湯姆·布列克希……您記得嗎，您每星期日免費教几个黑孩子……对啦，对啦，瓊斯先生，是我！瓊斯先生，我要快一点兒說，說不定会有人到这兒来的……瓊斯先生，救救我們吧！他們帶着狗滿城搜尋我們呢……他們从早晨就追捕我們，追捕我和詹姆·本克！所有成年的白人男子都在城里……他們想施用私刑，絞死我們……瓊斯先生，救救我和詹姆·本克吧！我們什么罪也沒有，过后我再詳細告訴您……您記得吧，您救了黑人索尼亞的命，您半夜里坐汽車把他送到別的州去。沒有一个黑人不知道这件事，可是他們宁死也不肯往外說……我絕對不說，瓊斯先生！我現在在怀特遜先生的城外別墅里打電話……詹姆留在

花园里，我是从窗子爬进来的，我在这兒很熟，我是这兒生的人，在这兒長大的……好吧，瓊斯先生。
(兴奋地)我們偷偷地去找您，瓊斯先生！……不过我想，我們最好暂时在这兒等一会儿，天一黑他們不找我們了，我們就到您那兒去……現在我就跑去找詹姆·本克！謝謝您，瓊斯先生！沒別的事兒了。

(掛上耳机。他剛轉身要走，看見恩吉拉·怀特遜进来，她穿着白衣服，戴一頂白色寬邊帽子)

恩吉拉 (惊異地)湯姆！是你？

湯姆 恩吉拉小姐……

恩吉拉 你在这兒干什么呢？你怎么进来的？

湯姆 恩吉拉小姐，我……(有把握地、一口气說下去)我的新主人塔弗脫先生派我到农場找格列治先生，讓我告訴他他想买的那种最好的收音机現在有貨了。他什么时候进城，就可以到店里去取。我从您家門口路过，順便来看看您，恩吉拉小姐。自从讓我去伺候塔弗脫先生，說起来整整一年沒有見着您啦。

恩吉拉 (仍然惊異地打量着他)可是你怎么跑到我的臥室来了呢？誰放你进来的？

湯姆 (說話依然那么快)黑人全都在种植場上干活呢，天很热，听差的白人都睡了……我到处找您也找不着，恩吉拉小姐。对不起。我已經看見您了，我該走啦。再見。

恩吉拉 不，不，湯姆！你等一等！我一点兒也不生你的气。我不过是見了你覺得很奇怪……讓我瞧瞧你的樣子，要四面看看，一，二……快点兒轉過去！……三，四……立定。你的上衣边怎么扯掉了？鞋也破了……

湯姆 这……(赶紧掩飾)这是有几条狗追我，給弄成这个样子的，恩吉拉小姐。我从牆上跳过去給挂破啦……我可該走啦，恩吉拉小姐。我回去晚了，塔弗脫先生会生气的……

恩吉拉 这算什么，湯姆！不要怕。我給塔弗脫先生打个电话，告訴他說是我耽誤了你一会儿時間。(狡黠地)看他敢跟參議員怀特遜的女兒生气不，怀特遜买得起一百个塔弗脫先生和一百个商店。你来得正好。爸爸到迈阿密去了，我的老师进城买东西去了，我从早晨就不知道干点兒什么好。真煩死了！咱們来玩一会儿……虽然現在我們都大了。你也長高了，湯姆。我呢？

湯姆 現在您真是一个“白天使”了，恩吉拉小姐！（不安地）恩吉拉小姐，我可呆不下去了。我得馬上就跑着回去……

恩吉拉 (莫名其妙地)湯姆，你怎么啦？你出什么事兒了吧？

湯姆 (慌忙地)沒有，沒有，恩吉拉小姐！什么事兒也沒有！一点兒什么也沒有！

恩吉拉 这么說是你的腦筋有了毛病了。我不是跟你說了么，等一会儿我給塔弗脫先生打电话。別想这个啦。要不然我一生气，我就叫听差来，讓他們把你鎖到黑屋子里去。你不如想一想，我們做点什么才好……(突然地)湯姆！你还記得不，我們小时候逛百貨商店玩？……

湯姆 (焦灼不安地)我現在不能玩，恩吉拉小姐。您不知道……实在不行！

恩吉拉 喂，湯姆，好湯姆，听话，讓我們回忆一下！……

湯姆，我命令你！要不然我就叫人來……

湯 姆 (慌亂地)可別叫人，恩吉拉小姐！我……好吧……我回想一下……(盡力沉住氣，機械地背廣告)詹金斯先生父子百貨商店。汽車、瓶子、鱈魚、叉子、火車頭、衣服、狗肉點心，還有成千上萬種各式各樣的雜貨！全都是最上等最摩登的！您用點兒什麼？

恩吉拉 (開始做遊戲)剛才還有太陽，忽然下起雨來了！好大的雨，好大的雨！給我穿上雨衣吧！

湯 姆 (做着遊戲，但面部沒有任何表情)請吧，小姐！這是大衣，小姐。(做出遞給她大衣的樣子)帽子，小姐。(做出遞給她帽子的樣子，她戴上)雨傘，小姐。(做出撐開雨傘的樣子)皮鞋，小姐。(做出給她穿鞋的樣子)擦鞋嗎，小姐？(裝做給她繫鞋，動作勻調地)白皮鞋，黑鞋油，染了又擦，擦了又染！

恩吉拉 (做着遊戲)白皮鞋，擦黑鞋油！警察！警察！抓住他，抓住他！……(追他)

(湯姆突然站住，緊張地側耳細聽。)

湯 姆 您站住，恩吉拉小姐。(傾聽)

恩吉拉 (感覺奇怪)嗯？怎麼啦，湯姆？你不記得這個遊戲啦？

湯 姆 我覺得……(抑制住焦灼的心情)對啦，我有点兒想不起來啦……(絕望的神氣)恩吉拉小姐……

恩吉拉 (生氣地)湯姆！要是你再說你要走，我就叫听差把你鎖起來……(做遊戲)你把我的白皮鞋糟蹋了，我要處罰你，我要騎在你背上拿你當馬。來！(想了一想，嘆一口气)不，湯姆，我們都大了，不能這樣玩了……(思索)湯姆，你還記得我們從前打獵玩嗎？你裝做鹿，我當老獵人……